

狂飆叢書第二

狹的囚籠

沐 鴻 作

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

1925

狂飆叢書第二

第十一種

狹的囚籠

沐鴻作

上海泰東圖書局

1925

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初版

書 名 狹的囚籠

作 者 沐 鴻

發行者 三 南 公

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

印 數 1—2000 冊

版權所有 不 許 翻 印

定 價 大 洋 五 角

郵 費 外 埠 函 購 加 一

總發行所 泰 東 圖 書 局

目 錄：

1. 在隧道中
2. 一個靈魂的供訴
3. 最後的憑依
4. 狹的囚籠

在 隧 道 中

黑咕咕地，陰森森地，我不見有色的一切了，祇有暗黑，陰黑，烏黑，墨黑，深入的黑，空洞的黑，與無所名的黑的黑。便這樣，造成一條無頭無底的黑的隧道了。摸索，摸索，我摸索着穿過的道路，黑暗引我前去。這是多少長的一條隧道呢，在我沒得走盡的時節，我總覺得是無盡的。沒有光，熱，風，和動的一切。死是最接近的神，最多遇見的相識者。死迷戀了人；人都墮落到鬼的身境。我包圍於吶吶的鬼的哭聲中，着！鬼劇幕開了：

(1)

“我的好友呵，你將賄贈我以些什麼呢，在我這無所求的？”

“我沒有贈給你的。”

一個鬼悵然的躺下了，但他並不是悵然我的沒有贈給；他自是悵然他的悵然。

“生活是有趣的也許；但在我却反背，我要求死，急切的如想見到天上的星辰！”鬼無力地停頓了一忽。

“沒有力量該怎麼呢？我感着無盡的疲乏……”

“安眠了吧！朋友，我愛安眠，似乎安眠如我曾戀慕過的女子般在誘引我。”

鬼閉上了眼，在他的臉上，浮泛上灰色的閃閃的光，在光中浮泛出灰色的閃閃的死神模糊的面影。

“哎哎！”我歎息似地吹噓着，這飄渺的聲息，揭起了鬼的眼皮，牠又幽靈地閃爍了幾下。

“我要散步去!”我發呼了。

“去，但是什麼地方不一色呢?”他帶侮蔑地慢應着。

鬼挾着又沉重又輕佻的兩足，跟在我的後面。我們走過無所名的黑的凸地，凹地，灣道，曲道，終止走到一個似乎是有一池黑水存在着的暗的岸上。我看見眼前水的黑的光亮。

“哎哎!我為什麼要浮沉不定呢!沉一沉，沉落吧。”鬼哭了。

“啊——”我不能禁地舒了舒氣。

“你，朋友，生活者!但是你能忘記了死曾經引誘過你麼!——可怕的，又可愛的……”

“這灘水泊裏；有我的心願的早三日的實行者：一個理想的破滅者!我親眼見到他沉在永久寧靜的安樂之神的抱裏。”

“怎麼一回事呢?”我追問着。

“二日前，你沒有走來的時節，他先來了。我遇見他，也在這個岸上。他手予在距你不遠的叢草之

上。”鬼指點着我的站地。

“我走過來了，瞥眼看見他，但他並不睬我。大概是並不會看見我吧，我遙遙地走過去了。

“不安的憂思，在他臉上幕着，我遙遙地瞧望着他，他來回地彳亍在叢草之上。

“他的頭，祇有仰起或俯下，並不傍觀。這樣的躊躇過半個鐘頭，我於是不耐煩地丟他走了。”

“但是這樣黑黯黯地，你如何看到他的蹤跡呢？”我驚異他在說謊了，但又覺得他的話，千分萬分，並沒有一分謊。

“這個你還不能曉得麼？魚在水中怎睜得眼呢？蟲在土中，怎睜得眼呢？死者在黑暗中，自然是光明，自然有他的世界”

“說下去。”我請求着。

“但是，阿！怕人了：當我轉步走上我的歸路時，我早把他忘却了。我一如我初未遇見他的時候，我憂愁我的憂愁，我思想我的思想。雖然我的憂愁思想，是接近於死的，是墮落在永久的安眠上

的，但並不是因曾經看見了他而引起的。”

“請講說他呵！”我請求着。

“他麼？沉在水中了：跳進死的軟懷裏了！當我走過他一點鐘前曾經徘徊過的地方的對岸時，那里的沉寂已被紛亂了，有許多頭顱擠擁着，吵鬧着，圍着一具死屍。”

“我跑到屍具的跟前，所有模糊的一點鐘前的死者短促的思想史，我完全記憶起來，明白起來，了悟起來了，水在他的口鼻中，骨都都地發着安慰的音樂。”鬼發聲歎息，舒了舒氣。

“他現在的軀壳躺下了，但是他的心靈，也許現在正在站立起來吧！這祇是一半個鐘頭的間隔呵，他已由苦悶的黑暗裏，超入光和的縹緲國了。”

“阿阿——”我拽長的呼嘯了。

“阿阿——”鬼也拽長的呼嘯着，“我在他的身前，似乎找到我所追求的了，是黑暗裏的光明！是黑色的光星！”

“那麼，你的生涯，也許極短了吧？你將是他的

繼道者!”我慄然的詢問着。

“哎哎!我疲乏了!我恨我暫且還沒有那樣如他的勇氣!但是世間呵,也再沒有較大的力量,能把我的信仰,羨慕,從他的手中奪去了!”

鬼的談說於是終結了。我們都躺身在地,休息着,默思着,望着無盡無止的空洞的天黑;黑的光,從水池中閃耀出來,繚繞着我的思想旋舞。

“你將貽給我些甚麼呢?”鬼無所要求的漫說着。

“我沒有給你的,但是,你將給我以你的所有了。”

於是我們都從思想中跳入沉墮了。

二

我摸索在一座暗室中。

鬼來訪拜了。

“你是生活者;但是你有甚麼貽贈我們呢?”

“我沒有甚麼,你們不需要我所有的。”

“阿阿!假如我需要你的,你將貽贈如我所願

麼?”

“如你所願以貽贈，祇有你自己的貽贈，而我所有的，正是你的苦藥。”

“我疲倦：我吃不得苦藥了！”鬼幽然哀咽着。

“我願讀盡你的歷史。”我請求着。

“請聽呵——”鬼戢然哭了。

以下是他的哀訴：

“我短短地說下去罷——我需要愛，但是父母把我的權力掠取了，我沒有自由，我伏身在一個同我一般不自由的女體上哀泣。在我的哀泣感不動她的心時，她笑了，她肉麻了，我於是逃走……

“逃走麼？欺騙的別名罷了：那里有個可逃往的地方？我從家庭逃出，走到不相識的人叢裏了。但是他們不比我的父母更原諒我些。他們仍然掠取我，標竊我，窺伺我，坑陷我，如捉弄一個幼稚的可吃的野獸似的。

“我從家庭裏帶出我的未喪失盡的：良心，精神，天性的道德，力量，勇氣，才智，創造的衝動，一股

兒全覆沉在這人叢裏了！

“他們取最長度的戰線，最精密的戰略對付我。然而我是個孩子！然而我不能輕讓他們過去？然而我終於失敗了！

“這是個道理，‘寡不敵衆’，可惜我太寡的寡了，人太衆的衆了。當我開始作戰時，也曾掃滅了不少的敵衆，敵衆確然不是什麼勁旅啊！但是他們却越殺越多了：

“我於是逃避，要逃到杳無人跡，杳無敵跡的地方。我是失敗者。”

“阿阿——”我同情他的遭逢。

“我完全喪失了我的所有了，連物質的財產，也被掠掠淨盡。當我走出家庭時，我帶有支持我三年過度的金錢，但是不三十日，便由‘失敗’的手中把牠取去送給敵人了。我現在沒有交換一個麵包的錢幣。

“我已失敗到無復有一寸站足之地了，除了走到我所現在徘徊的道上，死的國境。

“在我的理想裏，有一條寬舒的不擁擠的大道，那是從我們現在所踏踐的黑的隧道的此端，直指下去的，一往下去的，沉沒下去的，墮落下去的。”

鬼的感情太發動了，他的話，沒有甚麼停歇，一口氣說到此處。

“愛呢，你不追求了麼？”我很體諒地善意地問着他。

“愛早沉沒了呢！世上沒有愛，所有的是幕着愛的面紗的苟合，淫慾，財利，權力，掠奪，欺騙，壓迫罷了。有幾個男女的愛是純白色呢？”

“然而女人是很多的。”我委婉地說着。

“然而女人是都一致的。在你的住屋的左近，那是一座女人的學校，年輕輕的女孩子夠千數多呢：她們的心，應該是素色的吧？但是我不見如見的看到她們的夢想了：

“比如以一千人計算吧，最多數的幾百個，都想着壓在權力與財利的闊肚皮下，討求豐腴的香水，油粉，絲葛用，馬車，汽車，灰色衣的侍隨，更是她

們萬慕的理想。其次呢，‘虛榮的風頭，’‘漂亮的嘴上學識’‘肉體的美，’自然也是她們多數的理想丈夫。——”

“你瘋了呢，嫉妬的幾乎可笑了。”我笑說了。

“不然，真的，她們並不會生育夠一個人類的身心，錯了！其實，人類本原那裏生育夠一個完全的身心？她們精神的軀壳裏，包藏着是空虛，就是這般，她們除過慕富貴外，又祇要求‘眼睛的慾’的飽饑了。”鬼凄然的將要結束似的句讀了一下。

“這便是足了千數了吧。有一個，有二個，曾慕過‘理想的追求者’作愛人麼？沒有！絕沒有！她們自然沒有見過‘理想’的面，退百步說，她們也拿‘窮困’‘無福’‘反叛’‘墮落’‘非道德’‘不識時務’等名詞去解釋理想了。我是女人的侮蔑者，女人也是我輩的侮蔑者，理想的侮蔑者！……”鬼沉默了。

“愛呢？愛呢？沉淪者呵！”我順着鬼一氣息幽然哀唱了！“一座暗室中，摸索得出什麼呢？”

“你沒有貽贈我的麼！”鬼本無求的慢地央求

說。

“我沒有除過苦藥。”

於是他唱着‘死的懷慕’的情歌走去了。

三

在隧道中，我死亡般無所期待地期待着。於是我的手中，收到鬼的來信。

我折閱了——

“生活者：爲甚麼祇有恐懼衝上我的心頭呢？我戰慄；我不敢舉步了。曾經圍在我的左右的人們，都給我恐懼的回想。

“我已無生活之力了吧？不如說我已經死過了。生活是回甚麼事，我好像曾經了解過，但現在却都失却了那番意義了。在我目前的一切，也祇是我將就死亡的象徵，恐懼嚴肅的影子。我找不到‘鼓勵’，‘幫助’，‘勇敢’，‘努力’，‘猛進的精神’了。

“極微小的聲響，如一條屈曲的蚯蚓的爬行，都引起我的股慄。但是我曾經攻擊過的敵人，却是大炮長槍密集的隊伍。我爲甚麼變做這般胆怯了

呢？我不能懂。

“當我在有力氣的時候，我是何等雄豪啊！想起來，這幾乎已經成了我的過去榮光的歷史了。我所遇見的敵人，都不能快我的眼，我並未曾投一瞥不驕傲的眼光，在他們的臉上。這正如我並未曾遇見一個敵人一樣。我驕傲過很長久的時代，我戰勝過很長久的時代，但是我不能竊取過去的豐滿的力量，留給現在以極貧乏的一滴點了。

“老了吧？衰弱來了吧？我爲甚麼怯懼起來呢？一個燈花的爆裂，一雙鞋子的蹣跚，都刺動我的神經，迸裂的像火的星片。我似乎將被甚麼暗地裏來捉弄的，我的咽喉，將被扼於蚊蠅之類的腳足。

“我防禦着一種不停止的侵襲。我凡遇到的面孔，沒有善惡強弱的分別，我斷定他都予我以我意料的侵襲。我當意着，直待到這些面孔從我的眼中消失了，但是我的恐懼，却不以此減少，而反加甚起來。我又預料着他們想在我的不知覺中來侵襲我。

“所以我日漸疲倦了，我疲倦於防禦，疲倦於恐

懼。你，生活者，能告訴我以恐懼的原因麼？能醫治我麼？”

我讀完他的信，我的心由跳動而落於甯靜了。
“呵！將死者呵！”我不自禁呵着氣。

不三分鐘後，從我的手中擲出我的回答，那是極簡短的話：

“無助給你疲倦，疲倦給你恐懼，恐懼給你死。走來，朋友。走來互相牽手的戰士的營地，你將復活了。”

但是好久好久，我再收不到他的來信。大概他已獨自沉向隧道的直下處了。

四

彷彿是越走越無底的，遂深的，杳遙的，我沉墮着，沉墮着。

鬼屍絆住我的足，我向上的爬捉着，然而却爬不上一歩。

鬼屍親熱地湊攏了來，逼近我的身體，冷森森的我發了戰慄，但並不能擺脫。